

新编

XINBIAN

上下五千年

珍藏本

SHANGXIAWUQIANNIAN



新编上下五千年

第
九
卷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九编 五代和两宋

卖国贼秦桧	(3421)
采石之战	(3424)
国之邦臣胡铨	(3428)
壬午内禅	(3442)
隆兴和议	(3445)
钟相杨么起义	(3448)
郑樵与《通志》	(3452)
诗人范成大	(3454)
虞允文书生退敌	(3459)
辛弃疾活捉叛徒	(3464)
陆游临终留诗	(3468)
诗人杨万里	(3471)
正直大度的黄裳	(3481)
鹅湖之会	(3494)
王霸义利之辨	(3497)
庆元党禁	(3500)
理学家朱熹	(3503)
学者陆九渊	(3532)
理学家真德秀	(3537)
严羽与《沧浪诗话》	(3546)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3552)
史学家李焘	(3555)
史学家袁枢	(3563)

学者程大昌	(3567)
理学家郭雍	(3571)
医学家王克明	(3573)
两宋画院的绘画	(3575)
小说话本的流行	(3578)
开禧北伐	(3582)
嘉定和议	(3586)
史弥远擅权	(3589)
奸相贾似道	(3592)
襄阳保卫战	(3602)
合州之战	(3606)
扬州之战	(3610)
潭州之战	(3613)
南宋灭亡	(3616)
留取丹心照汗青	(3620)



第十编 元朝的统一

铁木真统一蒙古	(3627)
蒙古名将木华黎	(3631)
蒙古名将速不台	(3640)
蒙古建国	(3645)
长子西征	(3648)
忽必烈治理中原	(3650)
忽必烈灭大理	(3653)
蒙哥侵宋	(3655)

目 录

忽必烈建国	(3658)
元灭南宋	(3662)
阿合马专权	(3667)
欧洲来客马可·波罗	(3670)
郭守敬修授时历	(3674)
天文学家郭守敬	(3676)
著名学者欧阳玄	(3687)
关汉卿与《窦娥冤》	(3691)
野斋先生李谦	(3694)
天文学粗杨恭懿	(3696)
历学家王恂	(3699)
历算家齐履谦	(3701)
郭守敬修订历法	(3706)
帝师制度	(3709)
重修大运河	(3711)
平定西北诸王	(3714)
乃颜之乱	(3719)
元军征高丽	(3722)
元军征日本	(3725)
元军征安南	(3728)
元军征占城	(3731)
元军征缅甸	(3732)
元军征爪哇	(3735)
元成宗守成	(3736)
元武宗之立	(3740)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3743)



新编上下五千年

元朝崇佛	(3746)
南戏与北杂剧	(3749)
散曲的兴盛	(3753)
文学家张养浩	(3756)
书法家康里子山	(3761)
书法家赵孟頫	(3765)
书法家揭傒斯	(3772)
英宗新政	(3777)
三帝之立	(3780)
文宗的文治	(3786)
燕铁木儿专权	(3788)
伯颜专权	(3791)
宦官朴不花	(3795)
脱脱更化	(3798)
贾鲁治河	(3801)
治河专家贾鲁	(3804)
学者李好文	(3808)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3813)
龙凤政权	(3816)
郭子兴和韩林儿	(3820)
天完政权	(3828)
陈友谅和张士诚	(3830)
方国珍起事	(3843)
元军诸帅的纷争	(3845)



卖国贼秦桧

岳飞在朱仙镇大捷，逼近东京。兀术眼看在东京呆不下去，决定渡过黄河北撤。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会撤兵。东京一定没事儿。”

兀术很奇怪，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五百骑兵打败我们十万大军，百姓日夜盼他们打过来，东京还能守得住？”

那个书生说：“朝廷里有权臣，大将要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

兀术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东京。

那个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

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宋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俘到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低声下气，百依百顺。金太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就把他派到大将挾懒部下当军事参谋。

这时候，金朝发现南宋抗金力量越来越强大，又有岳



飞、韩世忠等大将坚决主张抗战，不好对付，就决定把秦桧放回南方充当内奸。公元 1130 年，挾懒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的时候，把秦桧和他的妻子放回南宋。

秦桧来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求见，天花乱坠地编造了一通谎话，说他在楚州怎样杀死敌人的看守，怎样夺了一条船逃出来。当时就有不少大臣怀疑，楚州到这儿路远迢迢，秦桧越过金兵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没有追捕？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让他偷跑了，一定十分匆忙，又怎能带着王氏一起走？

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要跟金朝讲和，听说秦桧从金朝回来，熟悉金朝内情，立刻召见秦桧。

秦桧第一次朝见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代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口味。他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呢。”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就成为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军政大权。

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因为遭到许多朝臣的激烈反对，曾经被罢免了宰相职位。但是昏庸的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做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秦桧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勾结金朝，千方百计



破坏抗金将领的活动。这回听到岳飞连战连胜，准备直捣黄龙府，大起恐慌。因为金朝是他的后台，金朝一败，他在南宋也就站不住脚。于是，他就唆使宋高宗发出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岳飞突然接到宋高宗的撤兵命令，弄得莫名其妙。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丧尽士气，我军士气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

秦桧接到岳飞奏章，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正在犹豫，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一个接一个，一连接到十二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气愤得泪流满面，说：“想不到我十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了。”

岳飞要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十分震惊，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泣着说：“我们顶着香盆，运着粮草，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岳飞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流下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



不能擅自作主留在这里啊！”

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着脸哭。整个朱仙镇响起一片哭声。

岳飞心里不忍，宣布暂缓五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五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安家垦荒。

兀术打听到岳家军已走，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河南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得精光。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秦桧夺了岳飞的兵权，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十一月，金朝派使者到临安，谈判议和条件。谈判结果：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历史上把这次屈辱投降的和约叫做“绍兴和议”。



采石之战

绍兴十九年（1149年）十二月，金朝宗室完颜亮弑熙

宗完颜亶自立，他决心消灭南宋，即位不久便开始作战准备。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颜亮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其部署为：西路攻取四川，中路攻取荆襄，水军直取临安，东路为主力，由他亲自统领，从淮西南下。

宋将刘锜主持江淮军事，抱病进驻扬州，并派兵北上进驻宝应、盱眙、淮阴，部署了淮东防务。负责淮西防务的王权，赖在建康，在刘锜一再督促下，才哭哭啼啼告别妻妾，进驻江北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不肯前进。刘锜再三下令，王权才勉强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十月初，刘锜到淮阴，金军也到淮北。王权在淮西根本不设防，使金军从淮西从容渡淮南下，王权立即从庐州南逃，金军迅速进至滁州（今安徽滁县）。刘锜在淮阴接到“金字牌”，知道金军已经进入淮西，令他退守江南；又听说王权已逃走，刘锜只好退兵扬州。



金军临江，临安一片惊慌，文武官员纷纷送走家属，只有右相陈康伯等人的家属留在临安。宋高宗准备逃到海上躲避，遭到陈康伯的反对，才表示要“亲征”，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这时，金兵已占真州，王权从和州逃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随后，扬州失守，刘锜退守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宋高宗命病重的刘锜专守长江，退回镇江。

完颜亮进攻南宋的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遭到统治区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十月，金宗室完颜雍乘机夺取政权，黄河以北地区很快归附完颜雍。完颜亮在胶州陈家岛的

水师于二十七日被李宝宋军烧毁；中路金军被宋军打败，邓州（今河南邓县）、新蔡等地被宋收复；西路军被宋军击败，宋军收复秦、陇、洮、兰、商、虢等州。完颜亮得到这些消息后，更疯狂地南进，决定率大军从采石渡江，另以一支军队攻瓜州，威胁建康，使临安震动。

完颜亮在江北筑台，自披金甲，召集诸将，称舟楫已具，可以渡江。置黄、红旗于岸上，以为号令，指挥进退，“先济者与黄金一两”。当时，金军四十万，战马无数，而宋军仅一万八千人，众寡悬殊。



王权丧师辱国被罢官，新任统帅李显忠在芜湖。十一月八日，虞允文受命去芜湖催促李显忠赴任，并到采石犒师。他到采石，王权已离去，李显忠仍旧没有到任。刚刚败回，又没有统帅的宋军，三三五五，解鞍束甲，坐于道旁。形势异常危急，虞允文知道，等李显忠到达，会贻误大事，便决定主动担负起指挥宋军抗击金军渡江南下的重任。他召集宋军将领，激以忠义，勉励将士保家卫国。众将士在虞允文的感召下，决心为国死战。有人劝虞允文说，让你犒军，并未授权你指挥，别人弄坏的事，要你来承担，太不上算了。虞允文回答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虞允文布置诸路军队，大阵不动，分弋船为五部，二部沿长江左右岸巡行，一部为精兵在江中流，准备接战，另二部掩蔽小港中，作预备队。布置刚结束，金军在完颜亮指挥下，数百艘战船直发南岸，瞬息之间，七十余艘金船已抵宋阵，宋军稍稍后退。虞允文抚骁将魏俊之背说道：你胆略闻

于四方，此时怎能立于阵后作小儿女态！魏俊挥动双刀冲出军营，杀向金兵，金舰多次强渡，均被击退。大江中流的宋军以大而快的海鳐船冲击金人小而速缓的船只，将金舰冲沉一半。日暮时分，有宋的败军从光州到达采石，虞允文给以旗鼓，命从后山转出，金军以为宋之援军到，便后退逃走。虞允文让当涂民兵驾船进攻金船，又命宋军以强弩追射，金兵大败，伤亡惨重。完颜亮性狂暴，认为士卒不死于江中，是不愿出阵，命敲杀之，金军元气大伤。

这一夜，虞允文又部署军队，以大船居上流，让将军盛新率水军守杨林河，主动进击金军。金船小而兵多，运棹不便，宋军的蒙冲舟往来灵便，运转如飞，又用霹雳炮轰击金舰。在宋军夹击下，金军再次大败，战船三百艘被烧毁。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破产了。



完颜亮不甘失败，企图用反间计来分离宋军军心，派人持伪诏谕示王权事宜，似乎是早与王权有约。虞允文识破其用心，回书表示要一战决雌雄。完颜亮一气之下，焚龙凤车，斩杀为金人造船及与渡江事有关的人员，放弃采石渡江打算，退回和州、扬州。

采石之战，是宋军防御金人南下整个战局中的转折点，南宋军民在虞允文指挥下，打败了完颜亮的金军主力，挫败了其进攻和消灭南宋的计划，从而保卫了江南地区，使南宋政权得以延续。

作为采石之战尾声的是京口保卫战。李显忠自芜湖抵达采石，虞允文告知金人入扬州，一定要与瓜州的金兵会合，

京口必须设防。虞允文得到李显忠部 16000 人往京口，抵建康，上疏说明，金人败于采石，却希望在瓜州取得成功，宋只要聚精兵于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战而胜。

虞允文会合扬存中、成闵、邵宏渊诸部，齐聚京口，达 20 万。虞允文认为海鳅船不足，不能应付战事，便改修马船为战船。命张深守滁河口，控制入江要冲，苗定在下游作为援助，相互呼应。完颜亮重兵布置在滁河，他到瓜州时，形势对金人更为不利，成闵等部顺长江而下，李宝部由海道入胶西，完颜雍尽有黄河以北地区。完颜亮见此情景，知道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战。他到扬州，命金军三日内过江，否则尽杀之。这促使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十一月二十七日，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十二月，各路金军被击败退回。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采石之战，以宋胜金败而结束了。



国之邦臣胡铨

胡铨，字邦衡，庐陵（今在江西）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高宗在淮海策问取士，其中有题为：“治国之道根本在于天，天之道根本在于民。”胡铨借此答道：“商汤、周

武王听于民而兴盛，夏桀、殷纣王听于天而灭亡。如今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数十条，都是质之于天，而不听之于民。”又道：“如今的宰相不是晏殊，枢密使和参知政事也不是韩琦、杜衍、范仲淹。”对策万余言，高宗见了觉得不比寻常，准备把他取为第一，有忌恨他刚直的，把他改为第五。授官抚州军事判官，不久上任，正值隆佑太后躲避追兵到赣州，金兵在后面紧追，胡铨用漕运的公文召集本州幕僚，征募民兵，协助官军抗敌，论赏转为承直郎。父亡回乡居丧，随从乡先生萧楚学习《春秋》。

绍兴五年（1135），张浚开设都督府，聘请胡铨为仓属，胡铨没有应聘。有诏命胡铨赴都堂审查，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举胡铨，高宗召见对问，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

绍兴八年（1138），宰相秦桧决策主和，金国使者以“诏谕江南”为名，中外议论汹汹。胡铨上疏言道：

臣谨案，王伦本来是一狹邪小人、市井无赖，此前因为宰相没有识见，便举荐他出使金虏。他专门从事诈骗，欺罔圣听，骤然取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如今无故引诱金国使者，以“诏谕江南”为名，是要想把我国朝视为臣妾，是想把我朝当成刘豫。刘豫臣事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是子孙帝王万世不拔的基业，可是一旦豺狼改变主意，他们就被捆绑起来，父子成了囚虏。鉴戒不远，而王伦又企图让陛下效仿。天下，是祖宗开创的天下，



陛下所居之位，是祖宗传下的位子。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虏的天下，把祖宗的皇位变成金虏藩臣的位子！只要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的神灵就全部被夷狄玷污，祖宗数百年的赤子百姓就全部成了亡国奴，朝廷的宰臣就全成了陪臣，天下的士大夫就都要毁裂冠冕，变为胡人的服装。到那时豺狼的欲望永无厌足，怎么知道不会象对待刘豫一样加无礼于我朝呢！

三尺童子是最没有知识的，指着猪狗让他下拜，他就会艷然而怒。如今的金虏就是猪狗，堂堂大国，却相率着迎拜猪狗，被孺子所感到羞耻的事，难道陛下能忍心去做么？王伦竟如此说：“只要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从天下变乱以来，主张和议的哪个不以这种论调来引诱陛下呢！然而没有一件得到实现，则金虏的居心真伪已经很明白了。而陛下还不觉悟，竭尽百姓的膏血而不吝惜，忘记国家的深仇而不报复，含垢忍耻，甘心于举天下而为臣妾。即使金虏同意和议，全部照王伦说的做到了，天下后世将说陛下为何等君主？何况金虏变诈百出，而王伦又助之以奸邪，梓宫绝对不会送还，太后绝对不会归复，渊圣绝对不会回来，中原绝对不会得到，而这膝一屈就不可复伸，国势衰而不可复振，真值得为此痛苦流涕而长叹息呀！

此前陛下辗转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且不肯北面为金虏之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振兴，诸将锐力，士卒思战！即如不久之前丑虏猖狂，伪刘入寇，我朝本已击败之于襄阳，击败之于淮上，击败之于涡口，击败之于淮阴，比起往日蹈海的危难，已经相差万万，倘若不得已而用兵，则我朝岂能立刻落于金虏之下呢！如今平白无故反倒要为丑虏的臣妾，陛下要屈万乘之尊，向穹庐之虏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萧索。这就是鲁仲连所以不肯奉强秦为帝，不是吝惜帝秦的虚名，而是吝惜天下大势将有所不可。如今内则百官，外则军民，万口一辞，都要生吃王伦之肉。议论汹汹，陛下听不见，正恐怕一旦生变，祸将不测。臣以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就难于保证。

虽然如此，王伦是不值一提的，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也做这种事。陛下有尧、舜的资质，而秦桧不能致君如唐、虞之世，而企图导引陛下为石敬瑭的后晋。近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征引古事以驳斥他，秦桧竟然厉声指责说：“侍郎知道故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则秦桧的拒谏饰非，已由此可见，可是他还建议让台谏、侍臣讨论和议的可否，这是畏惧天下批评自己，而让台谏、侍臣为自己分担罪责而已。有识之士都以为朝廷无人，吁，真是可叹呀！